

Portrayal of Bank Novices in 1912-1949

民国银行 练习生记事

刘平 著

 上海远东出版社

Portrayal of Bank Novices in 1912-1949

民国银行 练习生记事

刘平 著

常州大学图书馆
藏书章



上海远东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民国银行练习生记事/刘平著. —上海: 上海远东出版社, 2016
ISBN 978-7-5476-1184-5

I. ①民… II. ①刘… III. ①银行史—史料—中国—民国
IV. ①F832.9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236035 号

民国银行练习生记事

刘 平 著

策划/陈占宏

责任编辑/陈占宏 装帧设计/张晶灵

出版: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远东出版社

地址: 中国上海市钦州南路 81 号

邮编: 200235

网址: www.ydbook.com

发行: 新华书店 上海远东出版社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

制版: 南京前锦排版服务有限公司

印刷: 上海市印刷二厂有限公司

装订: 上海市印刷二厂有限公司

开本: 710×1000 1/16 印张: 14.25 插页: 2 字数: 255 千字

2016 年 10 月第 1 版 2016 年 12 月第 2 次印刷

ISBN 978-7-5476-1184-5/F·589

定价: 45.00 元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举报电话: 62347733)

如发生质量问题,读者可向工厂调换。

零售、邮购电话: 021-62347733-8538

序言

刘平的新著《民国银行练习生记事》即将付梓。通览全稿,觉得这是一部颇具特色的金融史读物,值得向读者推荐。

首先,这部书稿注目于民国时期银行从业人员的最低层——练习生,这是很有见地的。自1897年第一家国人自办新式银行——中国通商银行成立以来,已经有近120年了。民初以降,华资银行业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先是与钱庄业和外资银行成鼎足之势,至20世纪30年代更是在制度安排和金融市场均居于主导地位,中、中、交、农四大政府银行掌握了法币发行权,加上北四行、南三行、小四行等诸多跨区域的商业银行,控制了绝大部分的财政性金融业务,主导着与工商社会密切相关的存贷汇业务。从金融市场变迁的角度来看,华资银行业无疑是诸多金融史论著的主角。但是,进一步看有关华资银行业的研究状况,就可以发现“三重”和“一轻”的倾向,即重视机构(包括特定银行及其同业团体)、市场和业务,轻视人在银行业的作用。而在人的问题上,业已问世的相关论著几乎都集中于被称作银行家的上层人士,其中最常被提及的是政府银行、大商业银行的代表性人物,也就是十来个人,如宋子文、张嘉璈、钱新之、叶景葵、陈光甫、李铭、吴鼎昌、周作民、谈荔孙、胡笔江等,而且时常被提及的近代银行业职业经理人也就是百来人,可以说是“精英”金融史。(见徐矛等著《中国十银行家》,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当然,与政治、外交、军事、文教、科技等领域相比,对于近代银行业精英人士的研究,无论是群体还是个人,都还有待继续深入进行;但是,对于数量更多的近代银行业中低层从业人员,尤其是通常由办事员、助理和练习生构成的银行普通职员群体,目前普遍为各种金融史教材、专著乃至一般读物所忽略,这样的金融史研究及相应书写,无疑是不完整、不全面的,也是难以真正深入的。因此,刘平的这部书稿选择以练习生这一银行最低层群体为对象,既是对以往“三重”“一轻”的金融史研究领域的拓展,也意

味着金融史研究除了“精英”之外，已经触及了“草根”群体，是深化金融史研究层面的有益探索。

其次，这部书稿较全面地还原了民国银行练习生的方方面面，尤其是较清楚地揭示了练习生是如何“炼成”的各个环节。现实生活中的民国银行练习生，究竟是怎样一个群体？他们真实的工作和生活状态究竟如何？对此，以往有关银行史的书写中，并无直接的叙述。虽然我们可以对这个处于最低层的群体作出如下初步的判断，即在整个银行普通职员中，练习生大抵属于年龄轻、资历浅、薪水低，同时又承担了大量琐碎、基础性工作的群体，其地位相当于钱庄和其他商铺的“学徒”。但在本书作者看来，“这些都不过是非常表层的印象”。“他们究竟是一些怎样的人？他们是如何进入银行的？最后又会有怎样的归宿呢？这些都是我试图探究和回答的问题。”目前的书稿正文分为十个部分，分别说明对练习生的招聘、考试和录取，到谒师、培训、实习和教化，再到待遇、公余生活，以及涵盖各主要环节的具体人物个案。通过依序阅读书稿，读者可以通过一个个鲜活的例子，走进民国时期银行练习生的场域。可以说，绝大部分的银行从业人员，或多或少地要经历过“练习生”这一阶段的历练，银行练习生群体中既有后来成为知名围棋界人士的应昌期、“七君子”之一的章乃器等，更多的是芸芸众生的普通人。书稿栩栩如生地介绍了这一群体的学习、工作、生活、家庭、人际交往的具体情况，揭示出他们在银行业的真实处境和际遇，他们的愿望和追求，他们的快乐和烦恼。

比如，那些莘莘学子怎样才能踏入向往已久的银行的门槛，成为一名练习生呢？读了本书稿的前三部分“招聘”“考试”和“录取”之后，可以了解到决非易事。民国银行练习生通常来自中学毕业生，年龄一般不到20岁，必须有介绍人（如中学校长）；考试科目一般银行都有国文、英文、算学、银行簿记，甚至还有史地、时政常识和书法；平均科目考分需在70分以上，而国文不到70分者不予录取；除了笔试之外还有口试；录取和报考比例通常在十分之一左右。另外，书稿还特别列举了20世纪30年代几家银行招考练习生的“国文”科目的题目：如江西裕民银行委托《新生周刊》代为招考时，国文科目曾出题目“试述银行与工商业之关系”；交通银行上海考场曾出国文试题为：（1）论银行与实业之关系；（2）银行为分利机关，或为生利机关说明；同期天津考场的国文试题为：（1）合作与互助；（2）农工业与金融业之关系；新华信托储蓄银行曾出国文试题“储蓄银行与社会之关系”；四行准备库储蓄会曾出国文试题“试论银行与工商业之关系”。平心而论，这些题目对于刚毕业的初中生、高中生都有相当的难度，也反映了当时银行业普遍重视与工商实业以及社会的关系。

又如,被录取之后的练习生是如何融入相关银行的呢?书稿在谒师、培训、实习、教化部分有非常生动的介绍。我们可以看到,进入那些著名银行的练习生,面临着提高业务水平和思想境界的高要求和可贵的学习机会。作为南三行之一的浙江兴业银行总行,指派各股主任担任练习生培训的指导员,并利用每星期六下午六时后的时间,专门举办同人学术演讲,讲题范围包括:银行法规、商业常识、服务道德、银行实务知识、普通经济知识、本国金融知识、国际政治经济知识、本行掌故、各埠商业金融现况及一般知识等。主讲人为该行董事长、常务董事等重要职员,以及行外专家,包括马寅初、卫挺生、潘序伦、徐永祚、顾季高、刘大钧、邹秉文、王志莘、章乃器、刘骝业、李权时、樊仲云等著名专家学者。而上海商业储蓄银行为练习生举办的训练班,通常由董事长庄得之和总经理陈光甫亲临致辞,其中陈光甫以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发展的历史向练习生说明须把银行认作社会事业和立志为社会服务的道理,要求练习生进入银行就须确立“银行是我,我是银行”的决心,勉励他们“不把物质享受放在心上,只知求高深的学问,丰富的知识,学习人情世故,做人的道理,把身心献给社会,献给国家”。而中国银行总经理张嘉璈主张的训练办法之一是:由中行总管理处和沪行“组织人事委员会,由各处保送人员,先加以体格上、道德上、学识上之训练,在相当期满后,再遣派各地工作”。除了各种培训班、训练班之外,不少银行还为练习生的公余学习提供了不少机会,如夜校、讲习会、读书会等。这些举措实际都是练习生培训的有益补充。读到这些文字,我们可以看到,书稿虽然以练习生为研究对象,但同时较多地介绍了知名银行家和银行上层人士在培养新进行员方面所作的努力,展示了他们以银行为事业和通过从事银行业而服务国家和社会的抱负和理念。这也是作者在金融史研究中兼具“草根”和“精英”视野并努力将两者有机融合的体现。

作者称这部书稿的定位“并非是对民国银行练习生的纯学术研究”,但却是他多年坚持“翻阅薄脆泛黄的旧期刊,旋动缩微胶片,比对模糊的档案”,付出了艰辛学术努力的产物。目前的书稿着重考虑到普通读者的阅读习惯和兴趣,一方面舍弃了诸如学术回顾等内容和有关统计报表及数字;即便是涉及当时练习生管理方面的一些比较重要的章则,以及多家银行招考练习生时的考试试题等,也列为了正文的附录。同时努力发掘丰富的史事案例,行文生动流畅,注意交代当事人所处的特定环境及社会关系,点明其具体行为举止背后的缘由甚至取向;全书引用了大量未刊、已刊档案史料,以及多种金融机构所办刊物和具有重要社会影响力的报刊资料,并在正文之后集中列出所有史事,特别是具体个人案例的史料出处,备专业研究者和有兴趣的读者查考。总体看来,全书体现了可读性、

逻辑性、客观真实性的统一。

如前所述,练习生作为民国银行业中最低层的从业人员,本书稿揭示了这一群体的特点并予以必要的说明,也就达到了作者撰稿的初衷。另一方面,银行业中除了总行处负责人士和练习生之外,尚有其他层级的银行从业人员,如与练习生同属于普通职员的银行办事员、助员,如各股、科的负责人,如各分支行的经、副、襄理,等等。各个层级的银行从业人员应当都有其特定的“记事”。建议刘平酌予留心收集相关史料史事,在不久的将来推出银行业其他从业群体的记事,以飨读者同仁,对金融史专业研究也会有新的推进。

吴景平

2016年8月于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院

引言

新闻纸上载着天文台的情报，酝酿着旬日以来的阴雨的低气压已经离开了上海。

于是，一道半暖半寒的秋阳，正像一个神迹似的，直射在小陆的写字台前面涂着一半黑漆的大玻璃窗上了。

小陆(他们都这样称呼他，为什么他们一定要称呼他的名字呢?)，是一个才由练习生升上来的银行里的初级职员，三个月以前，他初次独占着这临窗的大写字台，这上面，有供给他一人用的台灯、呼人铃、玻璃墨水台，还有交给他一个人计算的挺厚的账簿。这一切，都曾使他很愉快过。他坐在能回转的圆臂椅中，觉得这职位的升擢是已经充分地证明了的。

但是现在他不这样想了。他试把眼光看向将来，三年，五年，七年，那可憎的景象展开在他面前，台灯的玻璃罩的花纹中，满嵌着揩拭不去的灰尘，呼人铃需掀两三下才能稍微地发着疲懒的令令声，玻璃墨水台上积满了红蓝的斑渍，而挺厚的账簿写完了一本，又送来了一本，好像永远是不会写完的，而他还是这样机械地每天从早上九点钟坐到下午四点钟……

于是二十三岁的小陆在洁白的账簿上贷方项下，轻微地喘了一口气。

……

他记好了一笔账，把那挺厚的账簿合拢，继续着他的沉思。鸥鸟的白翅在他脑筋中闪烁着，发着银灰色的辉煌。他不经意地翻开账簿的坚硬的封面，在那蓝色的衬页上随意地画下了他所想象着的鸥鸟，他很满意于他的钢笔画，这是自从脱离学校之后，就没有机会再练习过的。他计算着，并且自己欣赏着这些具有各种不同的姿态的鸥鸟，一共是四十羽。

四十羽，为什么是四十羽呢？小陆曾经一瞥眼看着那座右的日历：31。光泽的黑字跃然于纸上，这是今天，这是月底，这是发薪水的日子！四十元。是的，今天是轮到他第三次领取月薪四十元的时候。不知不觉地计算着，于

是四十元的薪金在账簿的天蓝色的衬页上变形为四十羽翻飞的鸥鸟了。

啊啊！这自由地遨游在土沥青铺道上的都会之鸥啊，四十羽！……^①

以上两段文字，摘自著名作家施蛰存先生的短篇小说《鸥》。

《鸥》讲述了上海某银行的初级职员小陆“白鸥”之梦的幻灭。来自沿海某村庄的小陆，经过两年的艰辛努力，终于由练习生晋升为初级职员，这也使得他有了独立使用的办公设备，以及“交给他一个人计算的挺厚的账簿”，每月还能有40元的薪水。但职位的升擢并没能持续很长的时间，每天要面对着涂了一半黑漆的大玻璃窗，“机械地每天从早上九点钟坐到下午四点钟”，他的心中充满了无奈。

有一天，当他看见窗外有四五个戴着白帽子的修道女经过时，小陆感觉到“一群白翅的鸥鸟从一望无涯的海面上飞过了”。于是，“那个村庄，那个村前的海，那个与他一同站在夕暮的海边看白鸥展翅的女孩子，一时都显呈在他眼前”。前年回

家的时候，小陆就没有再看见过她，“只听说她已跟着吴老爹把铺子搬到苏州阊门马路上，并且帮着吴老爹照顾生意了”。“端坐在上海最繁盛市区里最大的银行中”，小陆做着他的白鸥之梦。

然而，有一天，小陆在大光明戏院前，无意间看到了一个女子，“那是他的唯一的女朋友，幼年时代的游侣，初恋的女孩儿，也是直到如今还下意识地萦系着的秘密的意中人，那是他乡下的邻居，那开广货店的吴老爹的掌珠”。然而，“在完全上海化的摩登妇女的服装和美容术里”，吴家少女已俨然成了小陆银行里的同事阿汪的情人……

于是，“小陆轻轻地嘘了一口气，缓步走出了戏院门。卖报童子将晚报挥舞在他面前，正如一群白鸥乱飞着，他觉得有些憎厌了”。

小说的结尾，施蛰存先生如此写道：

是的，那唯一的白鸥已经飞舞在都市的阳光里与暮色中了，也许，所有的白鸥都来了，在乡下，那迷茫的海水上，是不是还有着那些足以偕隐的鸥鸟呢？



施蛰存著《小珍集》扉页

做银行小职员的小陆开始有些虚无主义的感情了。^②

多年以前,在阅读这篇小说时,我就对小陆这个银行练习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且脑海中一直留有许多疑问:现实生活中的民国银行练习生,究竟是怎样一个群体?他们真实的工作和生活状态究竟如何?

大约两年前,因编纂《稀见民国银行史料丛编》,我有机会接触和阅读了民国时期多家银行专供本行同人阅读的内部刊物,对民国时期银行职员的生存状态有了比较多的了解。其中,练习生这一特殊群体更是引起了我的格外的关注。

这个群体处于银行职员的最低层,其留给时人的初步印象,大抵包括年龄较轻、薪水较低,同时又承担了大量琐碎、基础性工作,等等。然而,这些都不过是非常表层的印象。他们究竟是一些怎样的人?他们是如何进入银行的?最后又会有怎样的归宿呢?这些都是我试图探究和回答的问题。

翻阅薄脆泛黄的旧期刊,旋动缩微胶片,比对模糊的档案,我从中窥见了民国时期银行员工生活的方方面面,从行务动态到同人消息,从居家生活到出游考察,从休闲娱乐到体育比赛等等,每每有一种触摸历史的悸动和穿越时光的恍然。

一个偶然的的机会,我在阅读浙江兴业银行内刊《兴业邮乘》时,发现了一位名为“徐寿民”的作者,所撰文稿数量相当多,时间跨度也很长,内容也颇具特色。由此,我产生了进一步了解此人的兴趣。通过阅读此人在该刊发表的所有文稿,以及对上海市档案馆所藏相关史料的进一步追寻,一个普通银行练习生成为银行高级职员的故事逐渐浮出水面。在本书中,徐寿民的故事作为真实个案,专门列为一章。

另一个偶然的的机会,我在上海福寿园有关网站上发现了胡守礼其人。他的遗著《雪泥偶留》所叙述的故事,时间跨度长达数十年,内容连贯,细节真实,文笔生动,从一定意义上说,亦可称之为一个民国银行练习生的成长史。我在本书中引述了《雪泥偶留》的相关内容,以作为多个章节的起始。有意思的是,此人退休前所在单位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也正是我曾经供职的工作单位。这大概也算一种缘分吧。

从对练习生的招聘、考试和录取,到谒师、培训、实习和教化,再到待遇、公余生活,以及真实个案,本书试图勾勒和还原民国时期银行练习生的基本状况。本书并非是对民国银行练习生的纯学术研究,考虑到普通读者的阅读习惯和兴趣,本书在写作过程中,舍弃了诸如学术回顾等内容与有关统计报表和数字;即便是涉及当时练习生管理方面的一些比较重要的章则,以及多家银行招考练习生时

的考试试题等，也列为了正文的附录。需要说明的是，本书所引用的所有史料都有具体出处，考虑到阅读的流畅性，所有注释内容集中排在各章正文之后，以供专业研究者和有兴趣的读者查考。

注释

- ① 施蛰存：《鸥》，《小珍集》，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 1936 年 9 月版，第 82～92 页。
- ② 同上。

目录

引言	001
招聘	001
考试	016
录取	027
谒师	038
培训	052
实习	068
教化	081
待遇	099
公余	115
个案	131
结语	149
附录一：章则	154
附录二：试题	181
参考文献	213
后记	215

招聘

1934年10月上旬的一天,时年20岁的上海曹家渡“增裕新”烟纸店学徒胡守礼,在《新生周刊》上看到了一则广告:

本社受南昌某银行委托代为招考练习生二十名,有志应考者,请作自荐书一封,叙述籍贯、年龄、家庭状况、通信地址、已否定婚或结婚、已往求学或就业经过等,于十月十五日以前寄到上海福州路复兴里本社,信封上请注明“应考”两字,附最近四吋半身照片一张及挂号回件邮票(本埠一角、外埠一角三分),合者函约面试,不合者当将照片寄还,恕不另复。

希望条件:(一)体格健全;(二)具有初中毕业或同等程度者(无须文凭);(三)年龄在二十五岁以内;(四)品性端正,心思细密,能刻苦耐劳。

待遇:录取后须经过三个月至六个月之训练,训练期内供给膳宿,期满正式任用,除仍供膳宿外,分三阶段(四元、八元、十二元)支給津贴,每半年为一阶段。录取后赴南昌旅费由银行供给。

注意:(一)截止期后,批阅来信颇需时日,请勿催询;(二)公开招考,秉公选择,请勿另作请托。^①

胡守礼写好应考信,附了照片及10分邮票寄出,心里想的是:“这次应考还是抱着试一试的心理,横竖于我并无损失。”在自荐书的最后,他如此写道:

新生周刊社

代招考銀行練習生啓事

本社受南昌某銀行委託代為招考練習生二十名,有志應考者,請作自薦書一封,敘述籍貫、年齡、家庭狀況、通信地址、已否定婚或結婚、已往求學或就業經過等,於十月十五日以前寄到上海福州路復興里本社,信封上請註明「應考」兩字,附最近四吋半身照片一張及掛號回件郵票(本埠一角外埠一角三分)合者函約面試,不合者當將照片寄還,恕不另復。希望條件:(一)體格健全;(二)具有初中畢業或同等程度者(無須文憑)(三)年齡在二十五歲以內;(四)品性端正,心思細密,能刻苦耐勞。待遇:錄取後,須經過三個月至六個月之訓練,訓練期內供給膳宿,期滿正式任用,除仍供膳宿外,分三階段(四元、八元、十二元)支給津貼,每半年為一階段。錄取後赴南昌旅費由銀行供給。注意:(一)截止期後,批閱來信頗需時日,請勿催詢;(二)公開招考,秉公選擇,請勿另作請託。

新生周刊社代招考銀行練習生啓事

“在这失业像波涛一般的社会，中学以上的青年卷入这波涛者，如恒河沙数；故对贵社之招考，不敢存分毫的奢望。惟窃念虽未进过贵族之学府，却受过几年商业之训练和上海市商会商业职业学校通问班初中三年级课文的补习，虽不能并驾齐驱，却想追随其后，此乃无希望中求希望也。”

同年10月20日，胡守礼接到了新生周刊社来信，通知已被选入参加考试，并定于10月21日上午8时至福州路复兴里生活书店（世界书局）隔壁楼上报到应试，要求随带笔砚、算盘等物。这封信是店门口卖小菜的陆阿毛递进来的，他问胡守礼这封信是啥地方来的，胡守礼很高兴，老实告诉了他。不知怎么，这消息很快就传到外面去了，下午裁缝店里女人问：“明朝阿是到银行里去做啦？”胡守礼连忙解释：“没有这事，是去考，好比买航空奖券，中头奖要碰额角头！”^②



少年胡守礼初到上海

胡守礼，别名胡世敬，1914年1月4日生于浙江余姚斗门镇九功寺胡家村的一个贫雇农家庭，1923年进求实国民小学读书。1926~1928年，先后到上海静安寺瑞成铜铁机器号、曹家渡增裕新烟纸店做学徒。1931年满师后，他自学中学课程，订阅《生活周刊》《申报自由谈》。^③

此前，因忧于自己的前途，胡守礼曾经给《申报》“职业专刊”写信求助，《申报》的编者对此信，连同对另外两位读者的来信，一并作了回复，并在报上刊登了出来：

这几天，我们接到屠耀昶、王宇屏、胡世敬三君的来信；都表示不满于目下的职业，想另“找出路”，以解决其生活问题，经我们详细研究的结果，认为同一“找出路”的问题，解答却不能不因人而异。

（一）屠君是旧式工厂里已经满师三年的工友，在学徒时代，受尽许多磨折；现在工资微薄，想起将来家庭重任，不能负担，怨望悲哀与恐惧交作，因思另“找出路”。编者以为，学徒时代的痛苦，业已过去；屠君不必因回忆而怨望，说什么“人间牛马”“人间地狱”等话，应当因此而愈益重视其已得之技术；不宜改弦更张，致使多年辛苦，等于虚掷。至于以后的问题，也不宜过于忧虑。只须抓住“现在”的一刹那，力谋自己技术的进步；那末“行行出状元”。到得那时，自然迎刃而解了。

（二）王君是烟兑店里才满师的伙友，因为该店规模甚小，无甚希望，而

思另“找出路”，我们对于王君因执业之店规模太小而思别就，当然表示同情，但别就的范围，应当予以慎重考虑！是否为本人能力所能胜任；在没有把握以前，更须出以秘密。免得进退两难。

（三）胡君是一爿小茶叶铺里的学徒，这爿店，据胡君说：每日营业，不过六七元；除“市洋帐”一本之外没有其它帐簿；除店主（另有职务）及胡君外，别无伙友。所以胡君非但不能进窥茶业的堂奥，并且连普通的商业经纶也无法学到；而在这种环境之下，也断无出头的希望。“人生几何！不容蹉跎”。我们以为胡君除于职务余暇勤求学术外，非亟谋别就不可！至于进行的方法，可先多托亲友，并留心各种机会。惟亦须与王君同样的严守秘密。^④

“胡君”即是胡守礼。他给报社写信时用的是真名，不过幸亏未被老板发觉。关于此人的故事还远未结束，此后还会多次提及。

需要指出的是，江西裕民银行总部设在江西南昌，在上海尚未开设分行，因此便委托《新生周刊》代为招考练习生。这是一种比较特殊的情形。一般而言，银行均自行组织招考，尤其对于上海本地的一些具有相当规模的银行来说，更是如此。

这是一份交通银行在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招考试用员的简则，文字不长，抄录如下：

一、投考资格：男子年在十五岁以上，品端体健，曾在高中学校毕业或初中程度之职业学校毕业者。

二、投考方法：先由适当之介绍人向本行介绍，经本行审查与投考资格相符，于考期前二十日函知介绍人，转嘱前来报考。

三、报考手续：报考人员除由介绍人介绍外，应亲自依式缮具报考书，黏贴本人四吋半身照片，仍由介绍人签名或盖章后，连同毕业证书（新毕业生证书尚未颁发者，得以学校证明书代之，但录取后仍须呈验毕业证书）于考期十日前投送本行，审查合格后通知应考。投送报考书时应掣取本行收条，考案揭晓后十日内，凭条领取报考时附缴各件。

四、报考地点：上海汉口路甲一号本行总管理处总务部。

五、考试科目：国文、英文、银行簿记、数学（珠算及笔算）、口试。各科成绩之总平均分数须在七十分以上方得录取，但国文一科不满七十分者概不录取。国文应用文言。各科之试卷一律弥封。未曾习过银行簿记及珠算

业银行招考练习生时，“事前对投考资格一层，煞费踌躇，几经考虑。”几经考虑，才决定以高中毕业或初中毕业而曾在金融机关及殷实商号服务三年以上者为合格，“那末一则有六年之中学学历，一则虽仅具三年之学历，而已获得三年以上之办事经验，使他们熔冶一炉，以定取舍，可说是一种很公允而适当的办法。”^⑨

“男子”。自五四以来，妇女就业的领域就得到不断的拓展，银行业是女性最早涉足的行业之一。从民国初年开始，一些银行机构开始招纳女性职员。北京的新民储蓄银行“以振兴商业，提倡妇女储蓄为宗旨”附设妇女储蓄部，专门招待女界，并招收妇女职员。而上海的国民商业储蓄银行、美丰银行、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等也相继雇请妇女担任会计、书记、行员等职务。^⑩1920年代，北京和上海还先后设立了两个女子商业储蓄银行。出现这种现象，并非由于银行界对妇女职业的提倡，或对当时妇女运动的支持要比其他行业热衷。在妇女从事职业并不广泛的情况下，这些做法足以引人注目，实际还是出于营业策略上的考虑。^⑪不仅是交通银行，其他不少银行在招考练习生时，也有类似规定，如浙江兴业银行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招考练习生时，规定的投考资格即为：“高中毕业（凡在大学肄业一学期以上者即不合格本届考试资格），及在校高中三年级学生，年龄在二十一岁以下者，男性。”^⑫

“介绍人”。民国时期，对于所有新进员工，必须有保人担保，实际已成为各家银行用人上的一种惯例。交通银行即规定：“试用员应照本行行员保证规则觅具妥报，经本行核准后方能妥到行”。^⑬“简则”中特别提到，“录取各员由本行通知后，应迅具保证书”，有两处则专门提到了介绍人。这或可认为是考生在成为试用员之前的临时“保人”。首先，报考资格中，要求必须有适当的介绍人介绍；其次，考生在办理报考手续时，报考书上仍然需要由介绍人签名或盖章。在当时资讯不十分发达的情况下，这不失为一种审慎的考量。关于民国时期银行保人制度，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曾经有过一次较大的改良尝试，但最终效果却未能尽如人意。^⑭限于篇幅，这一话题留作另文讨论。

“国文”。国文被列入试用员各科考试的第一种，除必须应用文言外，国文考试成绩不满七十分之卷，其他各科成绩虽优，亦不得录取。由此可见对国文的重视程度。交通银行总行在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十一月第二次招收试用员考试时，则规定先考国文，之后即举行口试，凡不及格者，不得进入英文、算学等第二轮考试。^⑮到第三届时，这一规定才略有调整。实在也是难为了考生。

对于各家银行来说，对练习生员额的补充，除极少量由本行服务生、工役等递补外，^⑯主要是通过对外公开招考的方式进行。

再以浙江兴业银行为例。以下是该行1934年7月发布的《浙江兴业银行招